圣经 66 卷书纵览（12）

列王纪下

维保罗牧师 2019 年 4 月 7 日

翻译：甘晓春 2026 年 5 月 10 日

我们今天早晨要开始“Route 66”系列讲道第十二讲。经文分别来自约翰福音 5 章 39 节以及加拉太书 2 章 20 节，现在我们一同来读神的话语。

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。

加拉太书 2 章 20 节：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的。

以上是神的话语的诵读。

天父，我们在今天早晨打开你的话语时，祈求你借着圣灵使我们的心思意念被更新，使我们能够正确、清楚地明白这些话语所要向我们启示的关于你是谁、你为我们成就了什么，以及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。因此求父神帮助我们成为专心的学生，带着敬畏与专注来查考你的话语，使我们被改变、被更新、被分别为圣，使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。我们如此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
我一直很喜欢观看带有历史性质的纪录片，尤其是那些关于遥远或近期历史事件的作品。我也喜欢历史时期的剧情片、非虚构类戏剧，以及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。我总是特别喜欢电影开头那一句“本片根据真实故事改编”。

但与此同时，我发现很多所谓“诗意化”的影视处理方式，其实已经接近于在传播某种不真实。有时候你在观看或阅读时会突然意识到，这些事情根本没有发生过，而制片人或导演往往带着某种想要推进的议题。有时我看纪录片或历史影片时，会忍不住去查证：这真的发生过吗？其中的浪漫情节是真实存在的，还是只是为了让电影更吸引人而加入的？

在一部较新的挪亚题材电影中，导演甚至加入了巨大的岩石生物。我会想到《无尽的故事》里的那种岩石怪物，它们帮助挪亚砍树之类的情节。我还记得看过一部挪亚方舟电影，里面甚至出现了一个完全不属于那个时代的人物，类似金·卡戴珊这样的人物被放进方舟里，只是为了增加“趣味性”。

还有一些更微妙的错误，其实我小时候就注意到了，比如服装和发型的问题。我小时候看西部片，比如《香蕉》和《枪烟》，虽然人物穿着牛仔帽和靴子，但他们的发型却更像是 70 年代电视剧里的样子，而不是 19 世纪 70 年代的人会有的发型。仿佛制作者在想，“我们不要让角色看起来不够好看”，于是他们让角色保持像大卫·卡西迪那样的造型。

我认为，从一代人到另一代人之间，最难准确呈现的，也许可以称为社会心理人类学。我的意思是，那些时代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？我曾有一位神学院教授常说，“现代人不过是穿着太空服的古代人。”在某种意义上这句话是对的，但不同世代之间确实存在差异。

如果我们以为所有时代、所有地区的人都和我们今天在美国郊区所熟悉的邻居一样，那就是一个错误。比如在电影《博物馆奇妙夜》里，成吉思汗看起来就像你住在街角的邻居一样，这是不现实的。

我们需要承认，不同地方、不同年代的人确实不同。原因至少有两个。

第一，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一点，就容易形成错误的历史观，以为所有历史事件都和今天一样发生、一样理解。我们不应该用“反历史”的方式去阅读历史，好像古代和现代是完全一样的。比如今天我们可能认为因为偷了一匹马就被处以绞刑是非常荒谬的。但在历史上，有一个时期偷马确实可能导致死刑。我们会觉得不可思议，但如果你理解当时的社会，一匹马可能关系到一个家庭的生存，没有马可能就意味着死亡。

第二个原因是，如果我不认识历史中的人类行为差异，我也可能无法认识到，在不同环境下，人类能够做出多么可怕的事情。社会学家、心理学家、人类学家至今仍在研究：为什么在 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，一些普通人会被说服去消灭无辜的男女和儿童？他们仍然在试图理解这一点。

我们读这些历史时常常会说：“如果是我，我绝不会这样做。”但事实是，许多真

正按下扳机、拉下开关的人，都是普通人，他们可能是会计、老师、邮差，并不是天生的恶人。他们就是普通人，却在某种环境下做出了极其可怕的行为。

我为什么一开始要讲这些？因为列王纪下是圣经中最悲剧性的书卷之一。在相对短暂的历史阶段里，以色列从出埃及的拯救，到大卫王朝的鼎盛，达到国家历史的巅峰，随后因为所罗门和罗波安的时代，国家分裂成南北两个王国。最终在列王纪下结束时，进入了被掳与流放。

也就是说，整个历史从高峰迅速走向崩塌。我们必须记得，以色列人是救赎历史的中心民族，是神立约的子民，是神向人类启示救恩的主要对象。可以说，那时的世界就像只有一间教会，神的光只通过这一群人发出。

但在列王纪下中，这一个“教会”最终分裂成南北两个“教会”，并且逐渐变得像周围列国一样败坏，甚至不断被警告不要效法他们却仍然去效法。

犹大书因此说：“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，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，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，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，竭力地争辩。”这就是我们今天需要做的。

“竭力争辩”这个词在希腊文中带有“agonize（痛苦挣扎、竭力拼搏）”的意思。我很喜欢这个词，因为“争辩”在我脑海里就像拳击比赛一样。我父亲曾是拳击手，所以我想到的是“竞争者”。这里的意思是，你必须愿意为信仰争战。

这是一场争战，我们需要装备自己。在旧约中，人们是真正拿起武器的；而在新约之下，我们的武器是爱、真理和圣灵。我们装备不同，但本质仍然是争战，因为有一个敌人要夺取人的灵魂。

我们必须愿意为此争战，否则就会像列王纪下的以色列一样走向被掳的结局。我们绝不能停滞不前。

神国度的推进，无论是个人生命、教会整体，还是对世界的影响，都不能处于“停滞状态”。我在训练球队时常用一个比喻：当我看到队伍开始进入“维持状态”，觉得已经不错了，就不再努力提升，我会提醒他们，像鲨鱼一样——鲨鱼必须不断前进，一旦停止移动就会死亡。生命不是停在原地的，要么前进，要么后退。

我们每天都应该这样祷告：“主啊，今天你要我做什么？战场在哪里？赐我勇气和

胆量去说话，去爱人，去服事，去成为一个带来救赎影响的人，也求你保护我不被世界吞没。”

我们来对列王纪下做一个简要的梳理，看看这一切是如何一步步发生的。在列王纪下的开头，我们看到北国的君王登场，而这些王几乎全部都是邪恶的，除了其中一位，但他在位也非常短暂，大概只有一个月左右，就结束了统治，并没有带来任何改变。

故事一开始就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情节：这位王从楼上的栏杆跌落受伤。他受伤之后并没有寻求耶和华，而是差遣使者去问巴力西卜，看自己这次受伤会如何发展。

巴力西卜这个名字在新约中也有不同的翻译方式，但本质是一样的，它可以被理解为“苍蝇之主”“鬼魔之主”，甚至也有“粪堆之主”的意思。无论怎么翻译，它都指向一个事实：这是敌对神的存在。也就是说，这位王竟然去向敌对他灵魂的势力寻求答案，想知道自己的伤势会如何发展。

但他的使者在途中被以利亚拦截了。以利亚的回应带着一种几乎“带点讽刺”的语气，他说：“难道以色列中没有神吗？你们竟然要去问巴力西卜？”

接着王知道是以利亚拦下了消息，就派了五十个人去见他。为什么要派五十个人去“谈话”？但结果大家都知道了，以利亚从天上降下火来，吞灭了那五十人。

之后王又再派五十人去，结果同样如此，再一次有火从天降下。然后他又派了第三批五十人。故事如果继续发展下去，显然不会有什么不同。

但第三批人态度不一样，他们变得谦卑，带着敬畏去接近以利亚，而不是强硬对抗。以利亚于是向他们传达了神的信息，让他们回去告诉王。

我提到这个故事，是因为在新约中，当耶稣面对耶路撒冷的拒绝时，祂的门徒曾提出类似的想法。他们说：“主啊，我们要不要像以利亚那样，从天上降火烧灭他们？”

但耶稣的回应却显出一个清楚的转变。在新约之下的国度推进方式，与旧约有明显不同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旧约没有正义战争的概念，神学上也承认“正义战争”的存在，但这并不是神国工作的核心方式。

神国的核心不是以武力推进，而是借着福音的传讲、基督的彰显，以及属灵的争战来实现。耶稣在路加福音 9 章 56 节说得很清楚：“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，是要救人

的性命。”

因此，这里存在一个重要的分界线。

我也要提醒大家，要谨慎那些自我加冕、认为自己是“以利亚式人物”的人。有些人自称使徒、自称先知，好像神特别膏立他们去执行某种特殊任务，然后他们就引用旧约中的权柄故事来支持自己的行为。这是非常危险的。

我们在上一周也提到过西门的故事，他渴望获得属灵能力，本质也是同样的问题：对权柄和能力的错误追求。

列王纪下中记载了大量神迹奇事，以利亚和以利沙都曾使约旦河分开。以利亚甚至成为圣经中仅有的两个人之一，是未经历死亡就被接升天的人，另一位是以诺。

以利亚与以利沙之间不仅仅是同工关系，更像是一种深厚的属灵团契。你读他们的故事会发现，他们之间有一种真实的情感连结。当以利亚即将被接走时，以利沙不断坚持要跟随他，不愿离开。这也提醒我们，在事奉中，健康而真实的同工关系是极其宝贵的。

最终，以利亚的职分通过外衣和使命的象征，传递给了以利沙。

列王纪下前十章主要集中在北国以色列。北国十个支派几乎持续处在邪恶之中，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：这些王“行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，使以色列陷在罪里”。

在十八个北国君王中，有十五个都被这样评价。你如果从整体读这卷书，会发现这个句子不断重复。耶罗波安到底做了什么，以至于成为如此长期的属灵影响？

在列王纪上我们已经看过他的罪，但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：他自创了一套敬拜体系。他并不是完全拒绝耶和华，而是试图“重新设计”敬拜方式。

由于北国远离耶路撒冷圣殿，他认为人们很难去圣殿敬拜，于是他说：“我们需要一个更方便的方式。”于是他设立了替代性的敬拜形式，甚至混合了外邦宗教的元素，让人们在不离开文化舒适区的情况下敬拜神。

结果就是，一种“妥协性的敬拜体系”被建立起来。这种模式延续了世代影响，十八个王中有十五个都被它影响。这就像一种阴影，被一代又一代延续下来。

这也促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：我现在站在怎样的“属灵阴影”之中？我们是否只是

站在前人留下的影响中？或者，我们是否在无意之间又加深了那个阴影？

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很独立，但实际上我们受前人的神学、文化、传统影响极深。如果我们不去反思，就很容易只是重复，而不是更新。

在这前十章中，真正带来亮光和生命的，是以利沙。以利沙的一个精彩故事出现在列王纪下第六章，也许有些人会想起 80 年代的一部电影《烈火战车》，它的灵感部分就来自这一段。

故事是这样的：以利沙的仆人清晨起来，一出门就发现整个城市被亚兰军队包围。他立刻恐惧地说：“我们完了！”但以利沙却回答说：“不要惧怕，因为与我们同在的，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。”然后以利沙祷告，但他并没有求环境改变，而是求神打开仆人的眼睛，使他能看见真实的情况。结果经文说，在列王纪下 6 章 17 节，他的眼睛被开启，看见满山都是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。

这让我们看到一个深刻的现实：真正的现实不只是肉眼所见的世界，还有神的同在、能力与供应。愿我们的眼睛也被打开，看见那位坐在宝座上的王，看见祂的荣耀、能力、爱与供应，看见那位呼召我们称祂为父的神。

正如我之前提到的，对于 21 世纪的西方基督徒来说，要真正理解人类可以变得多么邪恶和残暴，其实是非常困难的。列王纪下有些部分几乎读起来令人难以承受。

例如，亚哈的七十个儿子被杀；亚哈谢死后，他的四十二个兄弟也被杀；他的母亲亚她利雅甚至杀掉了所有可能的王位继承人。请注意，这些“继承人”很可能也包括她自己的孙子孙女。这到底是怎样的人才能做出这样的事？

西底家所有的儿子也被杀。经文甚至特别强调“在他眼前杀了他们”，然后又“挖出他的眼睛”。这种描写几乎像是在说：我们让你最后看到这一切的发生，然后再夺去你的视力。

这些内容确实令人震惊，甚至可以说是恐怖的。人类在某些情境下真的会变成“怪物”。你我可能会说，我们不认识这样的人，但现实是，这个世界完全有可能变成这样。正因如此，我们必须保持警醒，否则我们也可能变成同样的人。

我曾在一家养老院工作二十五年，那里住着八十多岁、九十多岁甚至一百多岁的人。

有些人甚至还记得莱特兄弟的首次飞行，见证了飞机的诞生；他们也经历了人类登月。他们见证了极其巨大的历史变化。

但让我震惊的是，他们也亲眼看见了道德层面的巨大转变。他们无法理解：这个世界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？在他们年轻的时候，公共场合甚至不会亲吻；而我上高中时，如果衬衫没有塞进裤子里，还会被老师打一下手心；如果在学校亲吻女朋友，还可能被惩罚。

我并不是说这些方式一定是对的，我只是想说明，这个世界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

而在列王纪下中，我们看到的世界更加黑暗：占卜、巫术、交鬼、献祭，甚至包括人祭、献儿女为祭，这些都出现在神的百姓中。

在这一切之中，有一句非常奇怪却极其重要的经文出现在列王纪下 17 章 33 节：他们又惧怕耶和华，又事奉自己的神，从何邦迁移，就随何邦的风俗。

当我读到这节经文时，我不禁停下来思考：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他们惧怕耶和华，却又事奉自己的神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正是当今时代的写照。很多人对这节经文避而不谈，好像不知道如何解释。但我认为，这绝不是在肯定“混合宗教”的合理性。

这不是在说，只要你敬拜神，同时也敬拜其他神明，也可以被接受。相反，这是一种典型的宗教混杂，也就是“同化式信仰”。就像那种写着“coexist（共存）”的车贴，表面上看似包容，但实际上是在削弱真理的独特性。

结果是什么？就像骆驼的鼻子先进入帐篷一样，一旦允许混合，整个帐篷最终都会被毁掉。

因此，我们必须再次反思：我现在所站的位置，是否也处在某种“属灵阴影”之中？我是否在无意之间加深了这种阴影？

如果说有一个群体必须不妥协，那应该就是基督徒；如果说有一个机构必须不妥协，那应该就是基督的教会。而唯一能驱散阴影的，就是神的话语。

诗篇 119 篇 105 节说：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如果没有神的话语的

光照，我们就仍然活在黑暗中。

在这一切中，一个非常关键但令人震惊的事实是：在这群神的百姓中，几乎完全缺失了“道与圣礼”。

他们很久没有守逾越节了，甚至可以说自士师时代以来就几乎没有再遵守。这意味着，他们长期忽略了神所设立的敬拜核心。他们也几乎没有再认真查考神的律法之书。直到后来在约西亚王的时代，律法书才被重新发现。

当他们重新读到神的话语时，才意识到自己早已偏离得多么严重。他们试图重新恢复敬拜、恢复律法的阅读、恢复逾越节，但已经太晚了，审判已经临到。

那么问题来了：到底是因为他们不参与道与圣礼，所以才导致背道？还是因为他们已经背道，所以才停止敬拜？这是一个类似“先有鸡还是先有蛋”的问题。

经文没有明确说明先后顺序，因此我们只能推论。但我倾向于认为：正是对神的话语与圣礼的忽视，导致了后续一切的败坏。

因为神正是借着祂的话语与圣礼施行救赎、洁净、更新与重生。如果没有逾越节，如果没有神的话语持续地被宣读和遵行，这个群体如何还能保持属灵生命？

我并不反对每周举行圣餐，有些教会选择每月一次，我个人更倾向每周一次。有人担心，如果太频繁，就会变得例行公事，失去意义。但我实际的观察恰恰相反：越规律参与的人，越能意识到它的重要性。当某一次因为特殊原因没有举行时，大家反而会说：“好像少了什么。”

而在这里，他们已经习惯了没有逾越节，也习惯了不读律法书。这难道不足以解释他们最终走向被掳的结局吗？

在结束这一部分之前，我想引用一句话，这句话虽然原本说的是政治家，但其实也适用于每一个人，无论是个人、教会还是国家：当今的领导者，如果能够认真研究神如何在历史中对待列国，尤其是以色列的方式，将会获得无比宝贵的智慧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想要智慧，就去看神如何与以色列互动。无论你是牧者、长老、政治家、父亲、母亲，还是普通信徒，你都应当从神对以色列的作为中学习。

最后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：在列王纪下中，哪里可以看到耶稣？

以利亚可以被看作是施洗约翰的预表，而以利亚也在某种意义上预表基督。你会看到以利亚愿意成为仆人，这一点也预示了基督为门徒洗脚。以利亚甚至为以利沙做了非常卑微的服事，就像基督不以服事为羞耻一样。我们也不应以任何服事为低微。

我不愿在教会中看到这样的画面：一个妇女或孩子在搬椅子，而一个男人站在一旁却不问一句“需要帮忙吗？”如果有人说：“你是不是在说我？”那也许你已经听到了该听的信息。

我们可以谈谈以利沙对以利亚那种温柔而亲密的关系，甚至可以说，他对以利亚表现出一种非常深的情感连结。他并不是一个冷冰冰、只做“高塔式事奉”的人。他对以利亚有强烈的服事之心，也渴望承接能力上的恩膏——他说：“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。”这些都很清楚地呈现出来。

除此之外，我们也看到许多与耶稣事工相似的画面。以利沙用几块大麦饼喂饱众人，这与耶稣喂饱五千人、四千人的神迹非常相似。我们也看到他医治外邦人，这与耶稣医治百夫长的仆人有相似之处。我们读到以利沙为以色列的罪哀哭，这也让人想起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的情景。

我们也看到以利沙使有毒的水变成可以饮用的水，使致命的汤变为无害甚至滋养生命的食物。他也使书念妇人的儿子从死里复活。这些神迹都不断让人看到某种“预表”的影子。

但有一件事特别触动我，当我读到时立刻跳了出来，那就是：以利沙死后所成就的事。他被安放在坟墓里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也许已经很久了，因为经文提到只要接触到他的骸骨。有一次有人死了，正准备埋葬他，但因为有掠夺者出现，他们没有时间完成葬礼，只能匆忙把尸体丢进以利沙的坟墓里。结果那人一碰到以利沙的骸骨，就活了过来，并且站起来了。

从与基督的对比来看，这个事件有许多相似之处，但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点。我们先说几个相似之处。

第一，相似之处在于：无论是那个死人，还是埋葬他的人，都不是复活的“贡献者”。他们并不是在策划或执行一场复活行动。事实上，他们最不可能想到的就是“让死人复活”，他们只是急着躲避掠夺者而已。

这也触及一个今天常见的误解，就是人以为自己在“寻找神”。但如果圣经是真的，那么事实恰恰相反。我们或许会“遇见神”，但从根本上说，不是因为我们在寻找祂。正如罗马书 10 章 20 节所说：“没有寻找我的，我叫他们遇见。没有访问我的，我向他们显现。”

这个死人根本没有在寻找生命，他是死的。死人不会说：“我希望换个处境。”他什么都不能做。这一点非常清楚地显示出：生命的恢复完全是神的作为，人没有任何贡献。

第二个相似之处在于：一个充满哀伤的地方，变成了充满生命与喜乐的所在。坟墓本来就是悲伤之地，没有人会去那里庆祝。那是哀哭与失落的地方。

但我们可以想起马大在拉撒路复活时的经历。当时她说：“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”那是一个充满眼泪与失望的场景。然而耶稣却说：“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信我的人，虽然死了，也必复活。”然后当拉撒路从死里出来时，整个场景完全改变了——从死亡之地变成了生命之地，从悲伤之地变成了盼望之地。

第三个相似之处在于：真正的生命必须先经过“死亡”。那个人不是“快死了”，也不是“半死不活”，而是真正的死了。

在马太福音 10 章 38 至 39 节，耶稣说：“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配作我的门徒。得着生命的，将要失丧生命。为我失丧生命的，将要得着生命。”

背起十字架，并不是单纯指“生活艰难”，而是意味着走向死亡的道路。在耶稣的时代，背十字架的人是正走向处决的人。因此，基督徒的呼召是：承认旧生命的死，好让新生命得以产生。

正如加拉太书 2 章 20 节所说：“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”

另一个相似之处在于：生命的恢复发生在接触以利沙的骸骨之时。

这让人联想到耶稣在约翰福音 6 章所说的话：“吃我肉，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。”这并不是指字面上的吃喝，而是指信心中的领受。信心是人与神相遇的器官，是人与基督联合的途径，而这信心本身也是神所赐的恩典。

还有一点相似之处在于：胜利竟然与以利沙的死亡相关联。生命借着他的“死后”

仍然临到别人。

但在这一切相似之中，有一个最关键的不同点。那就是：那个因以利沙骸骨而复活的人，后来还是会再死一次。更重要的是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还有“第二次的死”，就是永远的审判与隔绝。

而这一点，是以利沙无法解决的。以利沙的骨头不能拯救人脱离第二次的死，只有基督可以。只有基督借着祂自己的死与复活，使人得着永远的生命，脱离第二次的死亡。因此，我的祷告是：愿没有一个听见这些话语的人，没有呼求主的名而错失永生。

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我们本来是死的，如今却在基督里活过来。若有人还没有呼求主名，求你开启他们的眼睛与心，使他们能够信靠活着的基督而得救。愿我们从列王纪下与整本圣经中学习真理，最终都被引向基督。奉祂的名祷告，阿们。